

Zhong Guo



铁铮 著



DIZAO LUSE
DE
ZHONGGUO

缔造绿色的中国

1992 年 · 北京

缔造绿色的中国

铁铮 著

中国林业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3 号

缔造绿色的中国

铁铮 著

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发行(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)

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0 千字

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500 册 定价:13.00 元

ISBN 7-5038-1027-0/S·0567

目 录

无愧新时代(张新时).....	(1)
徐君冠华(徐冠华)	(12)
拯救大地的灵魂(关君蔚)	(22)
一剪寒梅(陈俊愉)	(32)
爱的奉献(申宗圻)	(43)
沈国舫的故事(沈国舫)	(50)
黄土高原的儿子(高志义)	(63)
镌刻在沟壑的丰碑(王礼先)	(72)
情怀(关毓秀)	(82)
紧抓住机遇的手(李留瑜)	(90)
绿色交响曲(董乃钧).....	(100)
毛白杨礼赞(朱之悌).....	(110)
叩击树木生命之门(王沙生).....	(119)
心中的青山(王九龄).....	(128)
女杰王涛(王涛).....	(137)
拼搏的人生(洪菊生).....	(152)
白杨啊白杨(全志明).....	(161)
忠诚(冯林).....	(170)
育苗记(宋廷茂).....	(182)
吕梁春(王斌瑞).....	(191)
恋歌(孟兆祯).....	(199)
烛光曲(曾宪燧).....	(208)
她不是月亮(檀馨).....	(216)

一颗螺丝钉(孙新民).....	(228)
沙漠中的梭梭(刘钰华).....	(238)
给你插上双翅(唐宇正).....	(246)
香花无语(程金水).....	(255)
他和大山(王哲理).....	(263)
爱河奔涌(吴绍裘).....	(274)
脚下是一片沃土(王永林).....	(282)
流年不似水(云明德).....	(290)
铺满苦难的路(马卫东).....	(300)
健康的心(李健).....	(309)
西吉草(孙保平).....	(316)
青春从无悔(张启翔).....	(324)
北极之光(李志丹).....	(333)
走过春天走过自己(崔鹏).....	(344)
后来人(俞孔坚).....	(352)
拥有一片蓝天(李智勇).....	(361)
手中的希望(刘晓明).....	(369)
后记.....	(378)

探求大自然的
规律，其乐无
穷。

——张新时



张新时，1934年6月生，山东高唐人。1955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业专业（现北京林业大学，下同），曾在新疆执教23年，后赴美在康奈尔大学生态学系留学并获博士学位。1985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至今。现任所长、研究员，国际生态学会计划委员会委员、国际地圈-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、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国际计划中国协调员等职。1989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。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任生物学部常务委员会副主任。同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
无愧新时代

天，不紧不慢地下着毛毛细雨，
雨中，我去采访一位忙碌的人。

北京动物园。纷纷细雨中依然有不少游客。

绿树掩映的一幢三层旧红砖楼房，不是游览胜地。楼房正在整修，到处是白灰和水泥。楼道很窄，阴沉沉的天使其显得更加昏暗。

推开三楼一扇褪了色的木门，一间狭长的小屋子里坐满了人。我只好在隔壁静候。墙不隔音，可以听到低一声、高一声的讨论。

我揣摩着我的采访对象的声音和容貌。

一位标准的学者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个头约1米70，宽宽的额头，稀疏的白发，玳瑁镜后闪耀着智慧的目光。

送走同事，他把我让进小小的办公室。十几平方米的房间，靠东墙一排旧柜子占去了五分之一，南墙上挂着一幅青藏高原地形图，西墙上是法国人印制的平面却有立体感的世界地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》被书架遮住了一半。

我的采访对象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。

他的才学、他的地位、他的奉献与这间拥挤、破旧、简陋的办公室，产生着强烈的反差。事实上，他完全可以置身于大洋彼岸某一间宽敞、舒适、现代化的房间里。

他心甘情愿坐在这里。

“我都快成了生意人了”，他调侃道。

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，700多口人的“头儿”，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样样都管。所里几个职工任务不多，愿意到边远地区搞些经营。所长刚刚和他们商讨过有关事宜。他还指望他们能为所里的生存和发展积累一些资金呢。

当然，我并不是来采访所长的，此行是奔着学部委员来的。于是，话题迅速进入了预定的轨道。

新疆，他事业之旅的起点。

天山、昆仑，为日后颇有成效的研究提供了素材。

风光秀美数苏州。

张新时胸中的蓝天总有一块阴影。解放前夕，全家人从上海去了台湾，在苏州读中学的张新时一个人留在了大陆。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但家庭的包袱却一直压在瘦弱的肩上。

这并不妨碍他张开思维的翅膀，尽情地浪漫和幻想。他喜爱文学，又不愿专攻文学，高考时就报考了森林系。

不少教过他的教师，至今还记得这位成绩出色的学生。已是著名科学家的他，至今也没忘记在北京林学院度过的岁月。

1955年初夏的一天，他被叫到了学校办公室。

“你家庭出身不好，留苏、留德都不行。分你到新疆去不去？”

“去。”张新时没说二话。

同学们都成了归巢的小鸟，他无家可回，一个人打点着行装，当然没有忘记那张从镜框中取出来的三好学生奖状。

新疆，他没有去过，只知道十分遥远、落后，至于到那里工

作从来没有想过。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甚至有些许兴奋。但不知怎么的，事实在一些人的想象中走了样。珍藏三好学生奖状变成了把“镜框都给砸了”，同学失手把他心爱的小提琴掉在了地上变成了“他摔琴发泄不满”。“我要辟谣”，张新时开起了玩笑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。

北京、兰州、武威、哈密、乌鲁木齐，火车汽车连着坐。20天之后，快颠散了架的他晕乎乎地走进了新疆学院的大门。

这是新疆当时唯一的综合性高校。校园里的高层建筑只有一幢半旧的红楼。教学科研设备寥寥无几，教研组没有教授、副教授，只有一位老讲师。很快，他就挑起了大梁，造林、育种、树木学、森林学、植物学统统讲过，后来还当了只管俩人的主任。

张新时的假期是在高山和大漠中度过的。他享受不到与家人团聚的欢乐；却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忘我地汲取大自然的甘霖。年轻的同事们时兴到内地大学进修，他却选择了广阔天地做为自己补课的教室。后来，他主动申请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综合考察队，翻开了他认识和研究新疆植被的重要一页。

天山北坡玛纳斯，苏联第一流的专家把队员集中起来进行地植物学方面的训练。早接触新疆一年，使他认植物比别人快。他在学校学过测量、土壤、气象，比生物专业的毕业生具有的知识要全面些。再加上他好学、勤奋、不怕吃苦，很快就掌握了地植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。

把行李往敞篷大卡车上一扔，大家就出发了。晚上有时睡帐篷，有时睡露天。摔过两次之后，他学会了骑马。在昆仑山考察时，还骑过一个多星期没有鞍子的马。

叶尔羌河洪水湍急，他们每人胸前捆上了一个塞满衣物、标本夹的羊皮袋子，用一根绳子相互串起来，由当地老乡带着冲了过去。

考察结束了，他的探索却没有停止。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，他每年都争取上一两个课题。“云杉林林型的划分”、“森林区划”、

“伊犁野果林的调查”、“采伐迹地的更新”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

占国土面积差不多六分之一的新疆，天然林只约占1%，大部分为荒漠、草原和山地植被所覆盖。张新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，逐渐成长为颇有造诣的专家。

北疆荒漠、天山、昆仑山、伊犁，他一一造访。整个新疆的自然情况、森林草场情况、植被情况都储进他头脑中的信息库，成了科学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贵素材。

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苏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论文集》中，收入了他撰写的《东天山森林的地理分布》，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。

作为主要编写者完成的专著《新疆植被及其利用》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。用青春换来了13幅百万分之一的新疆植被图。摸清了新疆与中亚的山地和荒漠植被地带性、群落类型与演替更新规律。揭示了当地森林植被的水平与垂直分布规律及其气候、地形、基质的关系，对天山云杉林、野果阔叶林、西伯利亚落叶松林、荒漠河岸胡杨林的更新与演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较全面完整地揭示了我国荒漠的地理分布规律。

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。他从事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，脚踏的是祖国坚实的土地。

这是他力量的源泉！

青藏高原，他征服的第二个对手。

高深难测的理论，植根于勤奋实践的土壤。

岁月在天山南北流逝过去。张新时在漫漫荒漠中撑起了一片绿荫。

“文革”强劲的寒流卷走了刚刚开始“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”试验，两年辛勤收集的资料飘落失散。

幸运的是，屡受冲击的张新时1972年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植

物研究所，投入到了当年新疆考察的总结工作中。两年之后，他又加入了青藏高原考察队的行列，去征服第二个强硬的对手。

在远离尘世的莽莽高原上，他忘记了一切不快，忘我地工作着。喜马拉雅山南坡，藏东南林芝，都写下了他征战的笔记。在墨脱调查时全靠步行，从海拔 2000 米处一直爬到 4000 米高的顶峰，再滑到 600 米的山脚。为了在天黑前赶到宿营地，他们争分夺秒地干、拼着命地走。

林芝有片原始云杉林，棵棵 1 米多粗，60 多米高。他一个人钻了进去，打了一块样地，调查了 4 个多小时。大半天都没见到他的踪影，队里的同事还以为他发生了意外呢。

墨脱的热带雨林里，蚂蝗、毒蛇不欢迎这些不速之客。他们学会了自卫，学会了战胜邪恶。

一年的大多数光阴，都交给了青藏高原。只有在冬天无法野外作业时，才能回到北京。但大量的内业工作，同样使得他们终日忙碌。抽空儿他还要跑回新疆，那里有他的家。

忙碌倍觉光阴短，相聚方知两情长。妻子孩子端详着这位满脸紫外线印记的天外来客，不知道怎样来挽留他。

张新时的脚步什么也挡不住。他大步迈出家门，又奔向了青藏高原。

每一个成功都来自无数的牺牲。张新时的成功，不仅来自他自己的牺牲，还有家人的牺牲。

他通过对西藏植被的深入研究，提出了“高原地带性”的论点，对经典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。他就青藏高原的植被与自然地带规律，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分区，对我国植被地带的类型、性质及分布规律的特点与本质原因作了新的更合理的阐释。他提出的学术论点，得到植被生态学界的认同与引用，并被引入国内外高校教科书。

《中国植被》是他在我国植被生态学研究中的第三块里程碑，作为主要编写者之一，他综合他人与自己的研究成果，撰写了这

本有关中国植被的洪篇巨著，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。他的“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的研究”也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。

张新时没工夫与成功女神共舞。当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，人已中年的他最突出的感觉，就是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、太落后了。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，他更感到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。

他又出发了，去一个比新疆、比西藏还要远、远得多的地方。

美国绮色佳小城，他前进路上的加油站。

三重身份有机地统一在不倦的耕耘者身上。

7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，张新时赴美探亲，见到了分别达30年之久的家人。阖家团聚的欢乐，并没有冲淡他脑海中另一个念头：拜访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怀特克教授。早在国内他就熟读了教授的《群落与生态系统》等专著，对教授慕名已久。

自然风光拥抱着绮色佳小城，小城拥抱着秀美的康奈尔大学。2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匆匆走进一个报告厅，来听中国人讲中国的西藏。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来校的中国植物生态学家的报告，吸引着好奇心极强的美国人。

45分钟的报告结束了，15分钟的提问也结束了。与会者意犹未尽。报告会后怀特克教授很快就发出邀请，张新时应邀在生态学系当了客座教授。

他的本意是当学生。在康奈尔大学，他一头扎进了现代新知识的海洋中。他查阅了19世纪末期以来各国的有关文献，对中国的西藏有了进一步了解。

生态环境的梯度分析和排序，在当时是国际植物群落研究的热点，康奈尔大学则是这一理论的发祥地之一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，充实着自己的头脑。

1982年，已经48岁的张新时又申请攻读博士学位。3年后，

他捧出的博士论文比砖头还厚。题为《西藏阿里地区植物的梯度分析和环境解释》的论文颇有建树，资料集的梯度跨度之大前所未有，其环境解释的方法也属创新。

他一边讲课，一边研究，一边学习。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他，选了两门计算机的课程。老师给了个大概概念后，就让学生做10个大程序。开始时他频繁地奔波于几个计算机终端室，这里使用的时间到了，马上赶到预约的另一个地方。他使用的计算机往往一天运行22小时，他常常是晚上7点坐在那里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停机。缺少参考文献，他只有自己闯。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方案，再逐一进行试验，将排序值与环境参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，找出主要因子后再建立回归模型。

在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，他代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。他提出了群落生态数量分析系统，创立的数量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与开创性。他再接再厉，几年后提出了信息生态学的概念、结构与方法，成为这个生态学新分支的创始人。

戴上了黑色的博士帽之后，张新时感到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他抽出笔，展开信笺，向祖国表达一个游子盼归的心愿。

回国后，虽然又是他一个人生活，但和祖国在一起，怎么会感到孤单？

回国后各方面条件要差些，但再差也比当年在新疆、在西藏强得多。

自己的年龄大了，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比较困难，搞生态地植物学地域性很强，而自己最熟悉的就是祖国的高山和荒漠。离开了自己的祖国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

张新时走下了飞机的舷梯，踏上了祖国的土地。

海鸥，总会选择大海。

苍鹰，总会选择蓝天。

真正的科学家，总会选择祖国！

中华大地，他驰骋的辽阔疆场。

当选学部委员之后，眼前还是一条漫长的路。

太阳刚刚升起，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辛劳。他们并没有发觉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。

人类活动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，引起了“温室效应”，使得全球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。

人类不能束手就擒。

从 80 年代开始，生态学家们抬起了头，关注着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嗅不到却又紧紧地包裹着地球的物质。

他们中间，有我们熟悉的身影。

张新时回国之后，闯入了国际地圈-生物圈计划的第一研究领域，担任了中美协作组“气候-植被关系”研究的中方主持人，还是异常气候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国际协作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。

刚回到植物研究所时，可以利用的只有一台半微机——只能有一半时间为科研服务。比起康奈尔大学来，条件差远了。

张新时白手起家，主持建立起了中国科学院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。几年之后，这个全国第一流的现代化实验室硕果累累，在建立地理信息系统、多元分析、数学模型等方面居领先地位。

“去看看我们的实验室吧！”张新时热情地邀请着，像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。

太阳升起又落下，不分春夏秋冬。张新时终日辛劳着，不管风霜雪雨。

他在中国植被-气候分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，将各种可能蒸散、干燥指数以及热量系数与中国植被类型区相联系，采用多种现代化手段确定了各类型区域的气候指标、参数与空间分布格局，为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预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卓有

成效的研究成果，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，他与一些国家的专家建立了国际协作研究关系。

深邃的目光眺望未来的 50 年至 100 年间，眺望着生态系统、全国性或洲际范围的区域景观乃至亚全球级的空间层次，张新时就生态系统对全球的反应做出了科学的预测：

就全国范围估算，温带荒漠面积大大增加，荒漠化趋势十分显著。

的确，研究是枯燥的。但张新时却感到其乐无穷。因为，它维系着整个人类、整个地球的生命。

国际生态学会计划委员会委员，

国际地圈-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，

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，

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国际计划中国协调员，

1993 年世界植物学大会荣誉副主席，

一个个国际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，给张新时带来的不是权力、不是待遇，而是崇高的职责。

因为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。

1992 年 4 月下旬，京西宾馆接待了一批不寻常的宾客。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精英。

本文的主人公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的会场，出现在生物学部的讲台上。

“中国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应的预测”，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题目吸引着中国最著名的专家学者群。

掌声响起来。

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生物学部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新时，一脸的谦虚和真诚。

“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中国有许多杰出的人才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能入选学部委员。自己没有做多少工作，接受这个称号真有几分惭愧”。

我真想对他说，你无愧于植物生态事业，无愧于伟大的祖国，
无愧于我们的新时代！

我们一起走出那间拥挤、破旧、简陋的办公室，走出旧红砖
楼房。

天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毛毛细雨，
雨中，一位忙碌的人在急急忙忙地赶路。

不断追求，勇于
创新，为我们的
事业而献身。

——徐冠华



徐冠华，1941年12月生，上海市人。1963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业专业，后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至今。现任资源信息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，兼任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职。1984年、1986年分获林业部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。1991年荣获“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”称号，被授予“国家‘七五’科技攻关中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”称号，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同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